台學統

台學統卷六十五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二

檢討陳夷白先生基 兄聚　按聚或誤作褧

明史文苑趙壎傳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少與兄聚受業於義烏黃溍從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嘗爲人草諫章力陳順帝並后之失順帝欲罪之引避歸里已奉母入吳參太尉張士誠軍事士誠稱王基獨諫止欲殺之不果吳平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誠與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吳亡吳臣多見

詠基獨免世所傳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猶備列云按江南通志流寓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引避入吳教授自給南州用兵起江浙行省郎中詩文高邁有夷白齋集餘與他書同

朱彝尊曝書亭集陳基傳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於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楊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萬厤錢塘縣志寓賢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九歲與兄聚
從師於杭寓觀橋之陋巷屋弊瓦腐夜雨暴至張葢就
寢不顧自扁其軒曰三歎讀書不輟已受學黃溍授經
筵檢討尋轉江浙行中書省郎中參左鎭將張士信道
之以正請葺岳飛墳祠致祭自爲文刻石墓上出官錢
補刊西湖書院經史板洪武初召修元史賜金還卒於
道有夷白齋稾二十卷

按夷白齋稾三十五卷外集二卷此云二十卷誤又
外集雙谿詩序予生九年而孤又九年出游四方則
其從師於杭葢已十八歲矣此云九歲從師於杭亦
誤

列朝詩集陳學士基字敬初臨海人少與其兄聚受業于黃侍講溍從溍游京師授經筵簡討嘗爲人草諫章力陳立后之失上怒欲罪之遂引避歸里奉母入吳教授諸生南州用兵朝廷開行樞密院府起爲都事轉江浙行省郎中以本職參張士信軍事自杭來吳參太尉府軍事太尉稱王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吳平召入預修元史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卒於常熟河陽里之寓舍敬初在藩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敵國分爭語多指斥吳亡之後吳臣多見誅戮而敬初以廉謹得免今所傳夷白集者指斥之詞儼然臚列後人亦不加塗竄太祖之容敬初何

晉魏武之不殺陳琳聖朝寛大垂三百年語言文字一無忌諱於乎休哉

陳聚字敬德天台人敬初之兄兄弟從學于黄晉卿刻志讀書詩尤工律體

雜録

小丹邱記 浦江戴良叔能撰 九靈山房集十二 吳游稾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騖而出於天台或曰山之土多赤故名爲丹邱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以志其異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接也然乃繫官吳門未嘗一攬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丹邱之所爲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賓佐顧而樂之或有

病君之取義者以爲昔人作天台賦有曰仍羽人於丹邱則丹邱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仙家之所棲息焉者也今君以國之文儒職太史居乎玉堂之署則世所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顧託是以爲樂乎余聞而笑曰是蕊燭乎其外而闇乎其內者言君自官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而居府寺之美人固疑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貌不加豐髮之黑者日以白於是浩然將歸老於家而有所未能姑以治吾之園圃潔吾之庭宇修補弊壞爲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於其閒悠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物遊方是時固不知是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山之在吳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與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爲儒耶爲仙耶於是乎丹邱者常足爲君之樂而不足爲君病常足爲君之樂者樂乎其內而不以其外也或人欣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閒以爲君小丹邱記

淮南紀行詩後序 浦江戴良叔能撰

九靈山房集十三 吳游稾

淮南紀行詩者臨海陳先生之所賦也淮安告變浙省平章帥師討之從行僚佐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軍旅之事者不能稱其位先生於是時由左司郎中在選亦既參樞要贊戎機以克成厥勳其紀行諸詩蓋其軍中所賦者攜至吳門旣請宣君伯聚繕寫

成卷且俾余序諸簡首余惟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鼓吹鐃歌亦皆軍中之樂也後世音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於軍旅者爲多然爲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是也粲仕魏爲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魯降遂作詩紀其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爲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縱横開合動盪變化而灑然之音悠然之思可喜可駭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噫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吳季子者而與言先生

之詩哉

上海橫溪義塾記　浦江戴良叔能撰

九靈山房集十一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遼遠為其上者或病其遊歌之無所又別為義塾以分教之其亦布德宣化淯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隱荆棘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北行若干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禬

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吾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遷聖人像於向所建學處徙其廟爲禮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棲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爲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爲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爲之請記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愼保守爲職守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惟其教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爲異端之歸凡浮屠老氏之宮既竭

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來膠於見聞習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弊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新學廬以明正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戶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橫溪去縣治旣遠風氣淸湻習俗渾厚其民固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事之識察乎文學之博考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才之盛彬彬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旣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况於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明詩綜顧仲瑛云敬初古文詩章同輩雖極力追之不能及

靜志居詩話敬初家臨海丹邱之麓其在吳結小丹邱戴叔能爲作記其詩亦叔能所編顧仲瑛輯前後交友詩爲玉山雅集柯敬仲以下即次以敬初詩謂同輩極力追之不及蓋當時之月旦然矣

哭陳夷白二首　浦江戴良　九靈山房集二十五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雲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老我歸來託遠林仙槎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亂

生死俄聞變古今懸榻空餘徐穉恨絕弦眞亂伯牙心
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遺集仁和邵懿辰位西日宏治乙卯張習刊本十二卷然所載詩文有出於三十五卷之外者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
夷白齋稾三十五卷外集二卷
元陳基撰基字敬初臨海人受業黃溍之門所作詩
文皆操縱馳騁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能不失其師
傳至正中以薦授經筵檢討嘗爲人草諫章幾獲罪
引避歸張士誠據吳引爲學士書檄多出其手明興
太祖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明史文苑傳附見趙壎傳
中基寓舍有夷白齋故以名其稾凡內集詩十一卷

文二十四卷外集詩文合一卷大抵皆元世所作也

朱存理樓居雜著有跋夷白齋稾一篇稱得鈔本於

王東郭家臨寫一部計二百九十六番裝爲五冊而

不言其卷數又有跋夷白齋拾遺一篇稱尚寶李公

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

五篇予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錄

出爲拾遺一卷吳中尤氏有遺墨數紙內有陳基傳

謝徽詩併存拾遺後云云據其所言頗與今本相近

然存理但云拾遺爲遺文而此本外集有詩或後人

又有所更定歟乾隆五十年七月恭校上

浦江戴良

夷白齋稾序

夷白齋稾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余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稾而編次之以爲三十四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旣熄諸子雜家竝起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豔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

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傚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厤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葢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湑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于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指授者耶郁郁彬彬

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嘗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謦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也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藩翰不次用賢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後又用之省幕用之公府迹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隨而應之蔚粲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

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世其可不爲之貴重歟余于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乎一字畫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東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稾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同門生金華戴良撰

遺文內集二十四卷文百四十六首又賦騷七首編詩內外集一卷文三十五首共一百八十八首

小丹邱記見台州札記本集不載

予五世祖由永嘉徙台之臨海距城百里而遠早孤不逮事先君子甫兒時即有四方之役道過天台不能復記憶及長閱天下圖書所載始知天台爲名山余家去山之遠近了不能愉度也（愉逾同原誤踰）豈惟山哉宗族姻黨親疎稱耋俱不能盡悉鄉人有自東來偶與之接者聲相勞苦乃或偶知其一二否則不相知者十七八余久居於吳婚娶育子女於吳衣錦食稻於吳母沒葬於吳之壤僕妾厮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予獨操越音於其閒予所處亦豈得已乎哉嗟乎羈旅四方食飲服御與吳人異者鮮矣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予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今年春治廢圃葺

屋三數椽因扁之曰小丹邱昔孫興公賦天台有曰仍羽人於丹邱爲天台之別稱余今扁之葢有昔人不忘其土之意乎

三笑軒記 夷白齋集二十九

夷白子寓杭觀橋之觀巷屋敝瓦腐夜雨或暴至張葢就寢不以爲意自扁其東偏之室曰三笑軒左右或訝之因答之曰余娶婦二十載未有肖嗣今年四十有七老且至矣方得一女此可一笑也承平盛年余嘗至京師覬得竊祿爲養親計用薦者入國朝同進見忌尋引避還江南今親沒已久齒髮衰落自以爲無復有用於世矣屬南地用兵乃又叨塵仕版此可二笑也平居讀

書至申韓衛鞅之法律輒噫嘻曰是何不如周公之平易也見人攘臂談孫吳議論生鋒甚可喜而自揣其不能今忝備使員辱游樞幙朝夕從事乃不離二者之間此可三笑也左右曰夫憂莫憂於無子喜莫喜於得祿榮莫榮於處機要此人之情也今子中年得祿雖不遂養然幸居機要亟可以歡然自笑矣若夫久娶無子老又得女親戚故舊無有不爲子憂者今也顧亦竊喜而笑毋乃與人異情乎哉夷白子曰汝以爲喜者我以爲懼汝以爲榮者我以爲恐汝以爲憂者我則以爲不必憂我自謂同於人者莫已若而汝獨以爲異此其所以爲可笑也汝亦聞東門吳之喪子乎東門吳有子而喪

與無子同今吾得女孰與喪子故不必憂夫爵以待賢祿以勸功機要所以任文武非常之士今不賢而膺好爵倖而貴者也無功而享美祿苟而富者也無文武非常之才而任機要不知恥者也況非素習而職其事爲濫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爲竊位不逮親而養妻孥爲蠹國今吾一舉而犯不韙者六惴惴焉若懸巔崖墜深淵危石欲墮而壓之者汝以爲榮且喜焉此尤可笑之甚者也左右曰無子不憂亦有師乎曰有若向子平讀易損卦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吾師也吾將從若人者朝游名山暮棲邱壑榮辱不足以累其心喜懼不足以攖其念汝以爲何如左右曰善夷白子曰若是則可

以索我於三笑之外矣因錄其言書於壁俟大方之家決焉時至正二十年夏五月也

雙谿詩序

夷白齋稾外集卷下

予鄉去城百五十里而遙按臨海縣志雙谿在縣西五十五里今云百五十里蓋徵初記憶之誤大率深山長谷土田之利薄歲所入自供公上之外僅足以給衣食以故民無贏餘而得盡力於甽畝暇日鄉之老者率其子弟相與誦詩讀書而其人皆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尚予生九年而孤又九年出游四方不得安於田里以朝夕承教及[illegible]有知而歸先生長者多已謝世其遺風餘韻幸而可見者尚賴其詩之存蓋予於雙谿而有得焉予既手錄其書乃從而歎曰嗟

乎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焉是以孔子刪詩凡行役之大夫放逐之臣子閭巷婦女芻蕘遺逸之詞悉取而列諸國風者將使人因其性情本其風土而觀其習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也周衰聖人不作采詩之官廢作者始自成家家自為法辭愈工而氣愈澆世逾降而情逾偽尚何俗之可觀政之可考哉故予歷觀近世之詩亟有感於吾鄉諸老雙谿之作者蓋以其發於喜怒哀樂之正本乎習俗風土之美歌詠周孔之言以教其子弟親其親而長其長樂其樂而事其事邈而求之古詩之源可見也予以不得親登其門為憾又惜采詩之官未設序而藏之以俟知者

書紳齋記 夷白齋稾二十七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中朝出仕牧伯者曰故益陽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緬之父曰孟達甫居松陵笠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志砥礪激昂稱佳子弟請余扁其讀書之舍且徵文以記之余既扁之曰書紳齋又從而爲之記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於孔子孔子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於經傳者無慮千百數然究其歸卒不過於謹言行而已矣顓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以身通六藝而夫子答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顓孫

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兄弟朋友舉宜書之盍仰之如日月循之如矩矱銘之如几杖箴之如盤盂勤勤焉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於楊墨篤敬之門蔽於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昭然者隱於詞章訓詁之習葢千有餘歲矣濂洛考亭羣夫子作實始紹隆鄒孟氏一髮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揚雄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復集葢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於日星審度於矩矱擇路於忠信問途於篤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求以仁兄

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州里遠求以行蠻貊皆書紳君子參於前倚於衡者也緬尙念之讀笠澤所著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纘益陽所貽之緒亦在於言行之間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爲記亦將以自勖云緬字公遠余則韋羌山人陳基也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記

棻按宋元學案七十滄洲諸儒學案下陳夷白先生基爲義烏黃文貞先生溍門人葢朱子累傳弟子也觀於此篇益信其學之淵源有自矣

虞麓精舍記

常熟爲孔門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

之名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君公懋世居山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公起家儒林歷官中外而虞山之族日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以虞麓精舍圖示余且曰願有以記之余辱交君家喬梓最密雅知公懋賢其讀書精舍工文章以舉進士爲業有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昔者七十子事孔子於洙泗其擇鄰且就士亦至矣然孔子沒弟子各以所學爲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於夫子者而其學遂流而爲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於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覩其服膺夫子之言則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

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爲邑雖以武城之彈丸必教以禮樂也攷其言簡易者宏以遠疏通者高以暢究其爲人則所謂敏於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哉今公懋生於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尙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聲洋洋也沁乎心洙泗之言灑灑也布乎四體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定莊周氏之徒不能搖惑之也夫爲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泉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頌之曰子游之鄉有學者府君之後有聞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章之工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爲公懋道道其擇鄉就士之說因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虞麓覽仲

雍之流風攷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以訪其故宅因假榻精舍尚能爲公懋論之

西湖書院書目序

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宋渡江時典章文物悉襲汴京之舊既已裒輯經史百氏爲庫聚之於學又設官掌之今書庫板帙是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卽治所西偏爲書院祀宣聖先師及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後爲講堂設東西序爲齋以處師弟子員又後爲尊經閣閣之北爲書庫收拾宋學舊籍設司書者掌之宋御書石籍孔門七十二子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畫像石刻咸在焉書院有義田歲入其租以供二丁祭
享及刻書之用事達中書扁以今額且置山長司教與
他學官埒於是西湖之有書院書院之有書庫實昉自
徐公此其大較也由至元迄今嗣持部使者節於此者
春秋朔望躔徐公故事行之未之或改也獨書庫屋圮
板鈌或有所未備杭之有志者間以私力補葺之而事
不克繼至正十七年九月間尊經閣壞圮書庫亦傾今
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
爲力而新之顧書板散失埋沒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刓
毀蟲朽至正二十一年公復鳩補之俾左右司員外郎
陳基錢用董其役庀工於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刻經史

子集欠鈌以板計者七千八百九十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毀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計者九百三十書手刊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對讀校正則餘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長沈裕廣德路學正馬盛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凌雲翰布衣張庸齋長宋良陳景賢也明年七月二十三日工竣飭司書秋德桂杭府史周羽以次類編藏之經閣書庫秩如也先是庫屋泊書架皆朽壞至有取而爲薪者今悉修完旣工畢俾爲書目且序其首并刻入庫中夫經史所載皆歷古聖賢

建中立極修己治人之道後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於是取法焉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不可誣也下至百家諸子之書必有裨世教者然後與聖經賢傳並存不朽秦漢而降迄唐至於五季上下千數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國有久促君子皆以爲書籍之存亡豈欺也哉宋三百年來大儒彬彬輩出務因先王舊章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變凡百王詩書禮樂相沿以爲軌則者隨宋播越流落東南國初收拾散佚僅存十一於千百斯文之緒不絶如綫西湖書院板庫乃其一也承平日久士大夫家誦而人習之非一日矣海內兵興四方驛騷天下簡策所在或存或亡葢未可攷也杭以崎嶇

百戰之餘而宋學舊板賴公以不亡基等不敏亦辱與執事者手訂而目校之惟謹可謂幸矣嗟乎徐公整輯於北南寧謐之時今公繕完於兵戈搶攘之際天之未喪斯文也或尙在玆乎序而傳之以告來者不敢讓也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丙子朔謹序

重修三皇廟記夷白齋稾三十稍節

自國都至於郡邑前代所崇祀者社稷孔子而已其祀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建祠一倣儒學設祭用春秋之仲月而以醫者主之則國朝之制也平江爲東南甲郡廟與學遂爲他郡之冠至正戊戌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吳陵周侯仁時守吳郡吏肅民勸稱爲良牧

而尤以興學報本爲先務醫學教授郡人林君義奉以
周旋將事惟謹圖所以興其廢而補其敝經營塗塈中
而爲殿堂旁而爲兩廡爲先賢祠爲齋舍爲庖湢前有
門三爲靈星之門爲宮牆爲井亭其爲役也靈星之門
爲最巨舊以木爲之今則易之以石閎偉尊嚴人用改
觀庀工于二十年庚子四月戊子告成于八月戊申學
之人相與伐石徵文爲記昔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及
繫周易則歷敘庖犧神農黃帝自書契以來所謂上古
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復有盛於繫辭之所稱者乎
國家損益百王修崇祀典而醫家者流得奉牲幣粢盛
籩豆之儀與郡邑守令駿奔升降薦獻廟廷如博士諸

生之事宣聖先師者始於國都達於天下而周侯職掌承宣林君政隆醫教能以其力之所及爲其所得爲是皆有可書者爰不辭而爲之記

朱氏傳授醫學序

余觀古人以方術相授受多不苟扁鵲古之良醫也遇長桑君十餘年而始得其禁方長桑君豈古吝方者哉政欲授之得人以活人耳昔宋氏渡江良醫之在中州者河間劉守眞氏藏人張子和氏眞定李明之氏三家之學問本于黃帝扁鵲而其用則有攻補之不同者蓋所遇之時異也宋末江南之人惟羅無氏之傳得其宗夫無遜事穆陵國亡退隱民間未始輕以醫語人而人

卒未有能師之者儒者朱君彥修飭躬礪行有古君子之風而酷好醫方術嘗讀素問而竊歎曰此眞載道之書也顧非通於儒者不能讀而醫固儒者之事也古之號爲良醫者皆有師今之爲醫者不必師徒守陳方以倖人之不死者非良醫也醫之無師久矣嗚呼吾安忍爲是哉乃發憤求師不遠千里走吳楚不可得復至杭有言羅氏者君候之累數十往不得見君因旦旦往立於其門日且暮不少動羅察其意誠始接見之與語大悅乃盡以三家之旨告之并授之書且曰熟此可以活人矣君拜受之遂以書歸讀之反復研繹上達於靈樞太素內外甲乙等書以及百家罔不貫穿而得其精且

微者積以歲月然後出而視人之疾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無不切中一時拘故方之習者亦因以丕變君遂以國手名東南而三家之學不專於中州而君老矣門人往往取其書乃摭其歷試而驗者論次而筆存之總若干卷夫羅氏不輕以語人而君得之亦不易宜其信之深用之效而其書自以傳諸其徒而淑諸其後君與羅氏視古人可以無愧矣余雖未及識荆幸因其高等弟子趙君以德而獲見其書以德屬余序之乃述其授受淵源之自使知醫不可以無師而得師尤不易云羅氏名知悌君名震亨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書

送葛子充序 稍節

金華周君子□宦游吳門俄病喝而舌黑醫者以爲不治其友龔君師德更訪予里人葛君子充診之則曰是在醫書顧諸公不察耳以法治之隨愈周君旣深德子充因屬予序以送之夫醫固儒者之事也素問內經雖不能必其出於黃帝岐伯之手然五臟百骸脈絡血氣之在人身而與天地陰陽五行寒暑相禪續消息其言至精而理至密蓋去性命爲不遠也秦和扁鵲倉公華陀之書雖不盡見然張長沙論述於其前劉河間張宛邱李東垣發明於其後此數君子者皆以博學審問之功而造夫神聖工巧之域天下之能事畢矣故爲醫者不讀劉張諸公之書則何以推明長沙之論不明長沙

之論則何以通素問內經之旨素問內經之旨不察則夫所謂五臟百骸脈絡血氣與夫天地陰陽五行寒暑相與禪續而消息焉者何由測其微而探其賾哉吁爲是術者亦不易矣世之庸工俗師自號其醫爲專門者不過以京局古方相授受而已求其如子充者豈易得哉蓋子充之醫本於素問內經上下於四三君子之書毫分縷析以明夫天地陰陽五行寒暑之禪續而察夫五臟百骸血氣之消息其用心精且專矣猶以爲未足則遍游四方博訪名公相與講究其所未至故其切脈定方譬之養由基之於射發則無不破的焉吾聞子充之事醫始以事親而終以濟人固未始一日而非儒者

之事也然其活人亦衆矣何獨周君德之乎予既重周
君之請又嘉子充之醫道本於儒者於是乎書

贈盧仲章詩序 夷白齋稾十六 節錄

天台盧侯章以能刻金石爲印章知名士大夫間士大
夫之樂道仲章者咸貺之以詩仲章之藝亦善矣古者
諸侯謂之章大夫謂之印今者大人而用之矣仲章以
其藝游於公卿大人之門而切切然以求其言何爲也
哉茲者有請於予因書以歸之

送本上人東歸序 夷白齋稾十八 節錄

余鄉本上人立中出家雲間衣麤食淡究心禪理夙夜
精進甚力間與大夫士揚推古今文藝肆筆爲詩章奕

奕有奇氣徧訪浙東西名山長老大浮屠莫不以禮引接之今年春來吳門相見握手道故問鄉曲社里遠近親疎乃知其與余世有姻余方貧上人以游乎方之外上人顧以大母之喪將東歸臨海省父母因奉襄葬事徵余言以爲別上人以親而歸余以親而留高雲孤飛懷彼故岑爲我謝諸昆弟曰葺我廬舍藝我黍稷余將奉老母歸田里啜菽飲水優游卒歲以樂其志矣

別知賦送王子充 夷白齋藁一

繇吾好茲良友兮慮無遠之不求匪夫人之不衆兮緊惟愛吾之好修迪仁義以爲途兮挾忠信以爲輈朝縱轡於齊魯之郊兮夕沿洄於洙泗之流登泰華以望八

荒兮薄青冥而上游抉雲漢而分天章兮將徜徉乎皇猷虎豹怒而當關兮叫帝閽而無繇出國門而南騖兮逝將返於故邱曰國家之取士兮盍亦有夫常度纍緜耳而駕輕車兮翱從容於熟路秋風起而江水波兮歲月聿其云暮鴻羽用而爲儀兮廓雲逵而軒翥蹇予生之孑孑兮何涉世之孔艱馳予乘於九衢兮太行崒其在前豈王良之不善御兮反予躬之或愆昔退之之魁傑兮感二鳥于潼關汨于驊騮而無類兮又何足以永歎屬伊人之遠別兮申一言以自勖倘夙好之不替兮尙候予于空谷

遺詩內集十一卷詩三百一首又賦二首騷五首外集一卷詩百廿六首共詩四百廿七首列朝詩集選

七十七首明詩綜選二十一首
有相複重者亦有本集不載者

待王子充未至

屏跡遠城闕幽棲向林阿永懷同心友褰衣起婆娑憶昨走京邑彌年阻關河結客燕趙間頗覺增悲歌逸驥謝羈紲冥鴻辭網羅所念聖哲遠中心良匪他夏屋蔭嘉木芳池發新荷須君此佳節日夕共委蛇

送姪讓還吳

西風蕭蕭鴻鴈鳴游子悠悠隨旆旌百年衣食事奔走四海甲戈紛戰爭猥將筆札事卿相叨贊戎行陪俊英軍中草檄我何有馬上操觚汝所能人稱阿買八分好我愛永興書法精我女伊吾學言語汝兒讀書知姓名

中年竊祿恥爲此家有南畝歸力耕汝今還家我覊旅
各勸加餐愼寢興升堂再拜謁從母兒妹忻忻趨走迎
扁舟石湖上先壠霜露旣降草木零丁㝠爲我戒樵牧
愼勿翦傷松柏青我欲還山結茅屋五岳逍遥期向平
乞身時宰若未許南望白雲搖心旌
寄家兄敬德
庭闈一月離溫凊兄弟終年歎仳離落日有時成獨立
秋江無處不相思雲邊白雁初傳信籬下黃花預有期
甚欲卜居依此郭故人誰送草堂貲
寄玉山 見明詩綜
江上秋陰日漸多思君不見奈愁何風高澤國來鴻雁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露下（集作雨入）汀洲落芰荷公子文章裁重（集作瑞）錦美人衣袖翦輕羅畫船亦欲（集作欲棹）溪頭去聽唱花間緩緩歌

題倪元鎮畫

西池亭館帶芙蓉雲水蒼茫一萬重此日畫圖看不足滿簾秋雨夢吳淞

題柯博士畫竹

羣玉仙人佩水蒼金莖分露服琳琅曾將天上昭華琯吹作飛龍奉玉皇

台學統卷六十五

台學統卷六十六

黃巖王棻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三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

明史文苑趙壎傳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等十三人及壎爲纂修官閱六月書成諸儒多授官惟壎及朱右朱濂不受歸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史成辭歸已徵修日厤寶訓授翰林編修遷晉府右長史九年卒官

曝書亭集朱右傳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

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斲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三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厤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理性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

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於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宋元學案朱右字伯賢臨海人程門高弟光庭之後學於陳兩峰又嘗受文法於李五峰明初徵赴史局累官至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稾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潛溪子充輩皆朱門之世嫡然漸趨於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儒林錄朱序賢先生名右字序賢浙江寧海人光廷九世孫嘗游李五峰陳兩峰之門避亂隱居益力於學旣而讀書有覺爰綠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理

性本原其書首揭河圖洛書本諸天以示乎人次敘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後附通書感興詩而自序其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耳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穆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跡求之也蓋性理大全未作之前此書已兆其端而後人有疑朱子之格物爲求向外者此序亦先破其蔽矣洪武三年詔徵天下在野名儒至京考禮先生與其選將行鄉人謝肅爲序以送之期其復三代之禮樂比至兼預修元史大

明日厤二書終晉府長史按序賢當作伯賢寧海當作臨海

珊瑚木難陶凱朱府君行狀公諱右字伯賢姓朱氏其先河南偃師人建炎初扈從南遷至台之臨海遂家焉曾祖正甫祖致中受業王文憲公著書傳發揮號春江先生父應時妣謝氏宋參知政事中國榮敏公廓然曾孫女生公與其弟四人公幼聰敏學知向方父母所鍾愛家雖貧鬻產以教之既長博通羣書後以書經應進士舉不得志遂刻意爲歌詩文詞動以古人爲法間嘗游金陵南臺監察御史趙承禧舉才堪校官浙東帥閫檄授慶元路慈谿縣儒學教諭丁外艱所居環堵蕭然歲戊寅遭兵燹奉父遺殖權厝臨海縣楊梅山因徙居

城府依其舅氏居二十年舅氏亦卒奉母入越授徒爲養俾其弟居守墳墓時往來吴越閒又徙居上虞伍大夫里調紹興蕭山縣儒學教諭江浙行省丞相蔡里公承制擢公爲其縣主簿歲丁酉遭母喪遷父遺函與母合葬餘姚蘭風鄉金雞墩庚子除江浙行省照磨左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公學益力造詣益深名聲日蔚然以起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師預修元史旣竣事以疾辭還蒙賜金帛六年宋公濂舉公有良史才八月至京師上命入史館纂修日厤十一月戊戌甘露降於鍾山公作甘露頌以獻賜綵段厤稾成特旨授公與趙壎朱廉三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七年又奏上皇明寶訓五

卷駕幸翰林院公應制賦詹鵲春聲詩二月賜春衣羅一縑絹一匹高麗布一匹傳旨俾公入晉府講書上諭之曰老朱爾去教晉王講經史令其通曉大義詩文法度十一月上御城南齋宮敕諸儒與公特考正韻書十二月令考古喪禮八年正月奉旨考歷代后妃儀衛車從時禮十一月召入武樓下賜膳語及中峰月舟字說命賦一篇以進八年秋授晉府長史公生於延祐甲寅九月十有七日至是不幸以疾卒洪武九年正月十四日也娶張氏先卒繼詹氏子男二人長孝達次孝錫女一人曰珉孫男二人曰震曰巽公生平著述有白雲編十一卷春秋傳類編三卷三史鉤玄三卷秦漢文衡三

卷深衣考一卷邾子世家一卷選唐宋六先生文集修
李鄴侯傳一卷補注漢魏詩四卷歷代統紀要覽一卷
元史補遺十一卷藏于家
又宋濂朱府君墓誌銘君軀幹端雅美鬚髯少爲學甚
力讀書無所不究在翰林時每以辭章獻奏對精密顧
盼有威儀上甚眷重之每稱以老朱而不名君內外行
俱可稱尤急于義郡士郭秉心死濠梁率朋友具棺斂
以其喪歸以貧告者分貲財相遺恤與人言恭敬詳慎
固有德人也而其壽僅六十有三墓在餘姚縣凌雲峰
之原
列朝詩集朱長史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爲文章

淵綸深博元末累舉不就洪武三年宋濂薦修元史六
年纂修日厤除翰林院編修明年授經晉王擢晉王府
長史九年以疾終有白雲稾十二卷行於世
按余所有白雲稾僅前五卷其總目只十卷皆文也
後得錢塘丁松生丙藏本自六卷至十一卷止亦皆
文也葢第十二卷乃其詩耳而今佚矣
遺書
書集傳發揮六卷綱領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今亡
有序
春秋傳類編三卷今亡
有序
深衣考一卷今亡

三史鉤玄三卷 今亡 有序

歷代統紀要覽一卷譜略一卷 今亡 有序

元史補遺十一卷 今亡

邾子世家一卷 今亡

李鄴侯傳一卷 今亡 贊序

理性本原六卷 今亡 有序

秦漢文衡三卷 今亡 有序

補注漢魏詩四卷 今亡

新編六先生文集十六卷 今亡有序 又貝瓊序

元朝文穎 今亡 有序

白雲稾十一卷 今存前五卷琴操十首騷九首賦四首雜著三十七首序三十七首共九十七

首錄序八首後六卷記三十九首銘贊十八首題跋十二首哀誄八首疏啟四首傳一首附宋濂等題序七首共八十二首四庫本無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

白雲稾五卷明朱右撰右字伯賢臨海人自號鄒陽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嘗詣闕獻河清頌不遇而歸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厤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晉府右長史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所著白雲稾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外僅有琴操而無詩檢勘諸本並同無可校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後五卷嘗得內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則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右爲文不矯語秦漢

惟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其格律淵源悉出於是故所作類多修潔自好不爲支蔓之詞亦不爲艱深之語雖謹守規程罕能變化未免意言並盡而較諸野調蕪詞馳騁自喜終不知先民矩矱爲何物者有上下牀之別矣

書集傳發揮序　白雲稾五

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偽而厭眞幾何不爲異

端功利之歸矣乎綱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吾夫子者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柰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大義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士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

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所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猶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姿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春秋傳類編序　白雲稾四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

漢以下無加焉因宋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類編而爲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轍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奧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絕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爲何人詳其辭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仿左氏而自爲一家者世以爲春秋外

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爲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宅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蘖蘤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枝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閒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

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與

棻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然則國語之書前輩已定爲左氏之筆矣至其文氣與左傳不同者葢取各國之史而翦裁之非若左傳依經編年運以已意也

三史鉤玄序 白雲稾五

史倉作而文字始虞夏興而紀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敘列國史學之來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雄深雅健爲太史氏宗彪固繼出以足漢紀典贍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謂萬世法則也自後漢荀悅服虔應劭伏儼

劉德魏之鄧展文穎張晏如湻吳之韋昭晉之徐廣臣瓚郭璞蔡謨宋之裴駰後魏崔浩南齊鄒誕生皆留心史漢爲之音解唐司馬貞又爲史記索隱述贊顏師古爲漢書集註敘例而折衷諸家學者於班馬二書固瞭然于心目矣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蓋有不能周覽而習識也予看讀之餘愛其辭簡而意至因取敘贊論說緝而成帙復以歐陽修五代史附焉總若干卷題曰三史鈎玄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庶爲文學之助客或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於三史耶予曰馬班誠不可尚也至范曄陳壽以來考索不足文氣愈下君子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著意於筆削庶

幾乎馬班之亞歟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備覽而不遺也客唯而退遂書為序

歷代統紀要覽序　白雲稾五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竝隆天命人心於是乎在禮樂征伐於是乎出君臣之分既定天下宗之故曰天子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尊卑大小之分正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矣君臣父子之道立又何有悖上篡逆之禍耶五帝以前薦紳先生難言之學者不得而傳自唐堯甲辰以後統緒可考紀錄有稽遷固而

下載見典籍歷代是宗惜乎簡帙浩繁不能徧識正統雜紀勸懲弗彰朱子辯魏尊蜀黜周宗唐上承孔子絕學卓乎千萬世之準的也右伏讀之餘參考眾史摭其大略名曰歷代統紀要覽葢統以正其緒紀以載其年統以經之紀以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得正統者則閒見於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迄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爲譜略一卷附之上下數千年閒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誚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棻按此書與齊文風先生歷代帝王年表相似年表據通鑑此書據綱目

理性本原序 白雲稾五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闢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於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者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

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
昭矇瞶於旣昧眞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
晩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然有覺
安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爲編名曰理性
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敘太
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
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
詩一卷附於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
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
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宅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奧
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爲得其要乎至於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秦漢文衡序　白雲稾五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歟子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爲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摭其醇正者萃爲三卷凡二十八篇標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正之乃爲之序曰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爲之高下其來久矣史漢之文世旣近古雄深雅健典寔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爲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他作者往往與

時上下寥寥二千年間不爲世尙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況又采其醕正者乎予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淫則俚不膚則僻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尙求其可爲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編熟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正如持衡以較物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操觚命牘考文選言悉皆有以應之不戾於世好不墮於氣習文衡之柄又在我矣語云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嚮方則庶幾乎可與論文矣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白雲稾五

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三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荊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編成乃爲之序曰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本於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川嶽流峙草木華實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備文莫大焉惟六先生之文備三才之道適萬彙之宜彝倫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奧上下數千百年國家之興壞人物之臧否彰善剌惡褒是去非探賾索隱鈎玄

提要或婉而章或顯而微或闊而肆或峻極而瑰奇要約而嚴簡高曠深遠豐贍博洽動靜隱見變化出沒炳炳焉煥煥焉千態萬狀蓋有不可殫論者矣然載道之文莫大於六經孔孟既沒遭秦虐燄斯文或幾乎墜矣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涯涘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荀揚班固之文雖傑然爲後學之宗猶未免於戾道之譏自是而降三國晉宋齊梁陳隋以逮於唐末聞有能振起斯道而奮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公上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慶厤且二百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嚮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資益其所

成就實有出於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柳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爲世準繩而不可尚已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邇以課子之餘取六先生所著全集徧閱而編輯之妄意去取僭踰莫逃竊惟君子立言之際接事措辭操觚命牘隨物賦形初不計大小精觕淺深也世人景慕日至片言隻字罔敢逸遺積集以傳靡暇致擇況乎篇帙浩繁未能徧讀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鹵莽之病生而妄作之患成矣此予所以惓惓於編次而不釋將以俟後之君子

唐宋六家文衡序 崇德貝瓊廷琚撰

清江文集二十八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爲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出於人者爲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能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爲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揚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

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余嘗讀之若原道原毁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辨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旣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爲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閫奥焉此余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實倍於余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之梓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戚均與之商

摧累日且俾序其首余何敢爲之妄議邪抑嘗聞先儒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爲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爲說雜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爲蹈襲固有望於絕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衡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郎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元朝文穎序　白雲稾五

鄒陽子右既輯春秋傳類編三史鉤元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復摭本朝名人文章穎拔者錄之積若干卷題曰元朝文穎編成乃序之曰氣化流行之謂道道之顯著

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有元啟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萃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咸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竊惟三代聖賢吐辭爲經動舉合道名實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降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師師史氏詞官務相矜眩實不稱名道烏乎在天開濂洛聖道重明詞章體裁尚梏習氣固未暇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集註及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私淑有聞以身任道大闡其祕上啟君心下饜人望天下後世知所嚮方無或有閒與文開化之功豈少補哉此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編自江漢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足以稗三代而軼漢唐詎不盛歟試嘗讀而評之文者英華之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花木若也國初之文猶花木之蓓蕾麰鄂未分藹然碩楙之氣殆閟見其精華至大延祐間則葩萼葰㟗芬芳殊妍風日滋榮猶未露其天巧天厤以來春氣畢達百卉競冶奇態媚姿光燄發越則極其著見矣夫物生而滋滋而盛盛而極固亦氣化之使然尤於是可以觀世變也嗟夫人物囿於氣化亦豈得容心於其間耶右生也晚既不及見國初之渟麗又不得覩休運之盛大區區佔畢餘暇乃得歷考諸作徧察情文而僭輯次於其間其亦不思之甚已是

編也各取人人之長而拔其尤萃者非相與較是非論短長也有志君子嘗用心於修辭立言將不以予爲妄也

唐李泌傳贊 白雲稾三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惟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西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迹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慴服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太子冤則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宰相

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相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參諸紀錄別著祕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爲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歟

白雲稾序　共七首　李孝光　張天英　危素　倪中　楊翮　劉仁本　宋濂

古之人無時而不學而猶以爲不足自其羈貫之始教於校室移於鄉黨少長又去之四方博求賢人師之業成而入官又即其官以爲學益學焉以終其身而斷至於聖人之道今學者既成而棄之儢儢然自以爲足惡可與言哉臨海朱伯賢好學而敏嘗從吾甥叔夏游又

從於林景和氏三年二氏之徒皆稱之今年過余錢唐出其所著白雲稾請於余余謂曰凡民之欲足而止惟學不可以足而止夫食飲以除渴饑而足衣以適體而足宮室以禦寒暑風雨而足足則止矣學問異於是足則弛不足則進足則損不足則益是故學常不足而明生焉欲常不足而惑生焉故古之人所為無時而不學余觀伯賢生真所謂嗜學若不足者吾無以易之然猶為是瀆告焉者亦以為惟伯賢然後可與言也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永嘉李孝光序

白雲稾者朱君伯賢之所作也伯賢天台人名右父母具在日望親舍白雲託於賦詠故因有所稱焉伯賢幸

臨況坐定出一編授余余盡讀之弔賈生環奇類賈生利澤碑震澤賦雄健有西漢風讀詩感興當不在魏晉下至若讀史論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乃今得知君之學有所師皆合乎古之道凡古之道不得以行於今者亦足以傳於後今信然數稱譽於人曰吾欲以博學識字求若伯賢者蓋鮮況其德操風裁又孰與伯賢齒纔為有司惜之知者謂然不知者反相謂曰方今以明經取士為儒者先字且不暇識何暇工古文辭為朱君明經士也古之道其果能之乎余曰不然是非而等所知也昔者周制教民三物三年興其賢與能者漢因之舉孝廉舉茂才至唐乃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選寖多而

儒道寖以湮沒然而自古聖人賢士教人爲爲己之學何嘗教人爲學以爲爵祿哉吾聞道窮則變物盛則衰譬猶漢之文章晉之字唐之詩此固其時也顧亦在乎人之去取何如耳余始居吳見伯賢鄭宗魯所宗魯善伯賢謳雅有持吾已存諸胸中矣是逸伯賢復如建業從李季和遊留歲餘周覽故都名山大江之勝其所與接盡薦紳先生余益以奇之此二人者吾友也鄭君死季和歸老其家吾亦將隱矣又及與伯賢友蓋亦有所自歟尙章協洽歲孟夏清河張天英序

按史記厤書癸爲尙章與爾雅異此至正三年癸未歲也

余嘗怪爲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爲工非有合於古道者也古之人爲言辭少文致又時語不類故爲訓詁等文似難爲解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非故爲其辭異於時也然其宣布號令君臣之等天倫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炳如日星含蓄萬變無所不備後之人雖馴於文辭欲著論其說者不爾過故其傳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今日文之升降卒與時等卽其偏策之存而傳者讀之豈故爲其辭而爲是異哉又嘗怪業進士者多自稱爲時文言古文字異學不知古文又何乖於今之人也唐因隋法有明經進士自是取士者必設是科其間達人志士用以自見者

亦甚衆其爲經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人耶又其人間
有爲史官秉筆爲典策載國家事盛衰傳後世者其叙
彝典明善惡果外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耶又古
今誠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辭達今與古不異也余爲是
說甚久每欲從事二者之學離其異而大同之獨恨無
才氣不克自勵今年來獲與余友朱君伯賢其言之及
得其所爲文若干卷讀盡數日其志傳序記等書詞義
優洽叙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正大嚴密不
勦取前人之成說不爲時格律拘且曰吾志是久矣通
於古即達於今也子知我盍書爲文集序焉至正甲申
夏臨川危素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竊以爲未必然也彼見歐蘇王曾諸子以文迭興而適當宋祚之隆故因得以爲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於慶厤元豐間哉然文習弊陋未聞有能振起之者及韓柳輩出辭章始復於古而唐室之政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朝政化之宏遠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人爲盛然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爲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襲揚馬者固多在於窮賤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待於人歟天台朱君伯賢清慎好學志專而才贍當羣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於

空言之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書不取斤斤然雅古是法其所撰著誠所謂高潔博茂有足喜者而不知朱君之志果何所爲而爲之是又爲可歎矣然愚聞之君子修學以立已纘言以明道已立而道明豈復有待於外哉其視舍此而就彼者得之多寡亦既較然著矣況朱君之才天之所厚其能終困之乎近讀其所謂白雲稾見數公之序論甚詳故獨推其可喜而可歎者爲朱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二月既望稾城倪中敘

昔聞諸先子曰近世淛水之東以文章顯名於時者恆欻然而起殆其山川風氣使然哉融嘗服膺斯言頃識

臨海朱君伯賢氏於武林得其所著詩文而讀之方讚其能不一二年復見其近作曰白雲稾者則長迅奮鶱倏瞪乎其不可及竊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將亦其精顓所由致不然何其騰進之驟若此也葢伯賢之先奕葉通貫而其祖父粹得儒先之傳伯賢自其早年思纘先業心沈潛於經史壯則行四方從先生長者游既卓焉有所見聞復歸而杜門力學夙夜以古人自期未嘗暫弛伯賢從事於外日久所交友皆天下鴻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製述必與其人論長較勝直相頡頏不肯出其下由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燄流麗可觀而其奔軼跌宕合散起伏之態

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人稱伯賢之文章爲善於變化惟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得而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亦然然則伯賢之所著號白雲稾不以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能無待乎藻繪以爲飾誠有類乎白雲之在天者乎今夫白雲之英英自然成文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文章欻然而顯名於時固宜矣而況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淛水之東耶至正庚子歲三月既望上元楊翮序

按楊翮有佩玉齋類稾十卷其父剛中爲大德中耆宿見簡明目錄

鄉友朱君伯賢少穎拔不羣尙志氣好學讀書徵師問道能自樹以承其家業居臨海金鼇山之陽山多白雲常連接海氣晨夕出沒君覽其蓮苐悠揚鬱暢卷舒若奇峰流水變態萬狀端倪莫測又蜿蜒若龍蛇鸞鵠縹緲神化俛仰噓吸怡悅性情以成其文章也旣而上會稽過金陵浮洞庭彭蠡弔古今名山大川靈文勝跡而白雲之聚散又常在目睫別余去幾二十載遭時多故遂遯棲於越古姚虞之區至正十九年予以師旅事過其地訪得之旣相見出示所著白雲槀累十數卷且曰吾於金鼇白雲不能一日忘也雖遠游四方而覲舍之望寧或慊於狄公乎故當操觚命牘時白雲之幽思遐

情固已勃於胸臆發於穎端矣因之以名編可歟余聞其語斐然興僕然喻盡日讀之識其氣體渾厚有西京裁制而辭章嚴密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爲綺靡績麗以徇時若此者宜其不利於有司而可馳騁於董賈班揚之疆場以垂美於後觀也危太史序得其旨矣予不能釋然忘情故又爲之引說焉是歲庚子冬十有一月望日同郡劉仁本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詩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其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文言有韻者

卽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卽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粲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詞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

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燦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之盍先從事於經乎濂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彷彿也

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卽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其勉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稾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蓋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倘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書傳發揮春秋傳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郛子世家元史補遺皆不在集中金華宋濂序

遺詩列朝詩集錄詩八首今錄四首

遣興

幽逕何偪側蔓草沒行路此生苦不辰出門畏多露遲
回眷山居仿像商顏步籍籍春花萎冉冉芳年度寄語
素心人朱顏恐非故

次韻答白雲悅禪師

向來同覽赤城霞山寺吟行石徑斜來往風流成二老
文章交好屬通家平安屢問東橋竹寄遠曾將小院花
支遁肯酬南陽約相期歲晚度年華

次劉伯溫都事感興

大將宣威起執戈功曹況復有蕭何共鳴鞞鼓來酣戰

正擬前軍奏凱歌天外愁雲連汴合雨餘腥水入淮多

平居殊覺成寥賴靜夜驚聞洴泗沱

春懷一作秋懷黃瑞日當

舵樓空濶望京華蘆荻江楓岸岸花山色淡一作濃漸昏

霧裏水光浮沒一作遙動夕陽斜故鄉鴻雁書千里遠浦牛

羊屋數家邊塞柳營多苜蓿石田徒憶舊桑麻

翰林郭諤軒先生公葵

浙江通志郭公葵字秉心元末翰林編修博覽載籍工

詩文張承旨翥嘗評其詩文整密高古雅趣絕俗進士

唐肅亦謂其詩清若元酒雅若朱絲當時以爲知言所

著有諤軒集本黃巖縣志

太平縣志郭秉心字公葵號誇軒南監人少負氣積學纘言篤志不倦精研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藴元統乙亥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僑居錢塘凡天文祕奧疆域圖籍家國廢興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家之言無不遍究暇則肆情山水吟咏陶寫著有誇軒集翰林承旨張蛻菴評其文高古整密詩雅趣絕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歎其詩清若元酒雅若朱絲時以為知言至正閒用薦授翰林編修明初以故官例徙臨濠卒遺詩三百八十餘首其友柴季通詮次手鈔也

雜紀

公葵說　天台徐一夔　始豐稾

吾友郭君名復以秉心字行久矣一日夢神人授以葵因以其名與字而總以公葵稱或以告余且請余爲之說余曰名稱於己字行於人名以字表字以名生本末之謂也古之人名與字同稱者亦不多見獨班固書賈誼董仲舒傳不著其字後世著作家類稱誼仲舒則名與字總稱之一證也考之春秋則不然春秋之法貶則書名褒則書字宰咺子罕之類是也公羊子曰名不如字非謂其人不如也蓋謂見名於人則近乎卑見字於人則近乎尊也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子名之可也或學而交同志或仕而交同列斥其名不可也而郭君不以名稱爲嫌何哉郭君辱與余交其立言志

行非余所能及斯義也必有所屬尚當從君質之

茶園別朱伯言郭公葵 劉基誠意伯文集 按朱伯言郭伯賢名右

細水吹煙送客舟離情恰似水東流此時對酒難爲樂

何處尋春可縱游去雨來雲天渺渺輕蜂亂蝶日悠悠

絕憐短髮無聊賴一夜如絲白滿頭

遺書

諤軒集 見浙江通志今佚

三台詩錄唐肅嘗有詩云我昔居秀州有友徐一夔好

爲古文章自矜少所推每論其鄉人屈指一二希云有

善詩者郭雅字公葵不習時所好刻意追古詞前後數

百篇一一皆珠璣其爲名流推重如此今只見二篇耳

朱右諤軒詩集序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删定以後體裁屢變而導敭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哆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悵揚馬多才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其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瓌奇或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焉固未可以世之嗜好論優劣也天台郭公葵少負才氣積學纘言篤志不倦予弱冠時辱託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所得爲多元統乙亥同貢有

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友之君復家錢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祕奧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考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眞遇喜愕憂思題贈諷詠一發於詩自標曰諤軒集時至酣醉則對客長歌泠泠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揚清越一唱三歎而有遺音誠可尙也君毎抽思騁辭不爲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尙殆相什伯故獨爲知音者傳語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其然歟翰林承旨張公蛻菴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雅趣絕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

肅謂君詩清若玄酒雅若朱絃當時以爲知言戊申之歲按洪武元年也予同以前朝故官寓臨濠旦暮共出處得君所爲詩三百八十餘首門分䫫類迺君之友柴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賦者今予稾以兵燹不存慨然興懷俛仰四十年矣已君以疾卒濠上予每閲其編即揮淚不忍讀而又不忍舍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味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之後人沾丐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法遂序其編云

按此則謣軒徙濠不久即殁也又按謣軒以洪武元年戊申七月三日客死臨濠即元至正二十八年也

見朱右諫辭序

遺詩

謝周紫巖先生

十年江海思漫漫去郭幽居路百盤穿竹獨沾他夕雨
過溪猶愛落風湍一雙白壁草前見百尺蒼松雲裏看
祇恐咨諏陳迹業遲回遙望五雲端

病後言懷

偶窺青鏡意何如便覺年來與世違髮短頭顱成老醜
病多筋力漸衰微看花有興閒題石貰酒無錢懶典衣
自分浮生既如此何妨鷗鳥共忘機

遺文

讀朱伯賢廣琴操

古琴操十有二韓子去其二而取蔡中郎琴操事跡作十操予嘗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而惜夫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託意命言實邁往代比讀朱君伯賢廣琴操其所見又出人意表非徒擬而作也將歸操曰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聖人化天下之心也猗蘭操曰予如好修維我之求道在躬也予如不好於我何郵安於命也用行舍藏誠在人而不在己矣龜山操曰周公上天柰龜山何則家國之治又實存乎其人也拘幽操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輣相之蔽也岐山操曰既有我土毋戕我民太王之志也履霜操曰民生有

知以順天賦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殘形操曰日修爾躬自天之佑君子唯自修而已爾吁茲非有以廣韓子之意與先民有言文章不關世教不作可也伯賢讀書力行垂三十載著述甚盛若廣琴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宜與古人並傳哉自予嗜學好修每恨不得友天下善士況上論世而友之乎然君亦悲其志之不逮也操成嘗過予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而辭則止乎義命者也因志末簡俾來者有考焉

題憂憂集

予觀邱君詠性所著文曰憂憂集未嘗不深悲其志也夫邱君身不登王官一命之貴家不占野外一夫之受

窮居求志嬰患末疾支離呻吟舍其一已之憂而憂其天下之大凡一物之失所一政之或疵則必義形於色否則戚戚若不能以生又否則將忘其力之所不得爲而爲之規畫改錯蓋其稟性剛烈疾惡過甚不如是不足以洩其志之所鬱雖於聖賢處世之道不求皆合其視世之汲汲自爲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遠萬萬也至正乙巳余始識其孫叔廉出此集相示嗟歎不足用題其下

古學統卷六十六